

Kamuli Pelen

嘎木里·伯冷

安貧樂道的雕鑿生命

文、攝影／黃志偉

訪談首次刊載時間／2009年10月於《藝術認證》第28期

在枋寮 F3 藝文特區的駐村藝術家嘎木里·伯冷是藝術村內唯一的原住民藝術家，來自南排灣老古華（Koiba）部落的他，對於排灣族傳統雕刻有著深深的愛戀與傳承的使命感。

擔憂時代環境的變異侵襲，讓排灣族藝術逐漸消退於無形。這份執著讓他在當前南島當代藝術創作的風潮下顯得獨特，這份執著更是他面對困頓的生存環境最大的支撐力量……

三十歲前的伯冷，為討生活經歷過幾次攸關生死的大風大浪。由於家境貧困，國小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便跟著部落的親戚去討海，過程中碰過幾次與海盜廝殺，甚至被抓去關，差點喪命的情況，面對這樣的情境使他不得不轉換工作環境，到餐廳去工作，這期間也因餐廳老闆倒閉，又讓他回去當漁夫，幾經往返波折下，最後才在廚師的工作上穩定下來，這廚師工作一做就是十年。

這般的歷練帶出他朝向木雕藝術創作的契機，在當廚師的日子裡就如同是進入雕塑工作前的儲備養成一般，訓練自己的手藝與心。伯冷就在餐盤的點綴裝飾上找到了表現的樂趣，在冰雕與果雕中發掘出自己的天賦，而由於冰與水果無法留存，伯冷進而將他的表現付諸在木材上，就此開啟了他的木雕創作。

雕刻工人

毫無師承，自學雕刻的伯冷，就在早上烹調、晚上雕鑿的生活中一步步的踏進木雕藝術的世界。早期伯冷的木雕作品，當是以排灣族傳統的符號圖騰作為主要表現內容，畢竟這是最貼近他原生生命的形式語言；陶壺、人頭與百步蛇圖紋等都是其早期的面具臉譜雕刻中重複出現的圖案，直覺直觀的把自己身為百步蛇後裔的驕傲展現在自己的雕塑作品裡，猶如一股強烈的身分認同與宣揚力道。



創作從自我認識自己的根源探究起，是大部分創作者的首要課題，而對伯冷來說這不僅僅是個人的自我探尋，更承載著排灣族傳統如何傳承保存的大課題，他從一件件的雕鑿實踐過程逐漸體會身為排灣族藝術家所背負的責任，更成為他長久以來所持續不斷的創作主軸。1997年伯冷以〈生命之髮夾〉一作獲得全國木雕獎第一名，讓自學的他信心大增也漸漸展露頭角，因而有人建議他乾脆辭去餐廳的工作好好從事木雕創作。事實上這真是一個要命的建議，畢竟在我們的藝術環境中要當個全職的藝術工作者是有相當的困難性，更何況以伯冷要養全家四口的家庭經濟條件，不過伯冷最後還是敵不過藝術家追求理想的性格，毅然決然放棄餐廳的工作，勇敢的走進藝術創作的不歸路。

一開始的確是非常辛苦，無人帶領也不曉得如何發展，就在跌跌撞撞中自我摸索，他開玩笑的說：「剛開始真的很苦喔……是會死人的吶！」所幸，有朋友找他去幫學校與民宅製作一些木雕圖飾，也慢慢的賣出一些作品，讓生活不至於陷入困境，而生性質樸生活簡單的他，面對經濟困頓的苦楚並沒帶給他多大的困擾，能過得去就好的生活態度，安貧樂道的享受他的雕鑿生命。

VuVu 的話

原本伯冷的工作室是在山上的老古華部落，隨著枋寮 F3 藝文特區的設立成形，從 2000 年起他將工作室遷移至藝術村內成為駐村藝術家，透過藝術村的設置機制與展覽的規劃安排，伯冷不再隱匿山中，從此開啟了與外界接觸的大門，也開始參與展覽活動，讓自己曝光的機會增多，也讓外界開始認識有這麼一位排灣族藝術家的存在。有了良善的工作環境條件供給，讓伯冷得以穩定的創作生活，在他的工作室觀察他最近的新作來跟過去的作品做一比對，無論是創作面向的拓展還是作品的質與量，都有極大的精進。

〈女人〉
木刻
49 x 58 x 137.5 cm
2006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觀看伯冷整體的作品，給人一種淳樸粗曠的造形感受，再仔細觀察，不難看出粗曠中的細膩度，雕鑿的筆觸層次分明，對於細節的處理毫不含糊帶過，線條簡潔，力道十足，展現木雕的材質特性氣味；而在表現形式上也從早期面具臉譜的半浮雕或是單一局部性的立體量體表現，跳脫發展出結合實用功能或群體空間營造的場景展現。伯冷作品的題材，除了排灣三寶為其作品的重要象徵而一直存在外，主題內容也圍繞在原住民的風俗、家庭生活情境與農耕採作上，另外也在獵人、勇士抗日的歷史事件有所著墨。

這些題材的表現表面上像是對傳統的緬懷與記憶的收藏，實際上卻是伯冷自己生命經驗與生活處境的全然投射釋放。他所刻畫的人物可說是他的作品中最精采最具生命力的地方，大部分人物臉部的表情是由眼神帶出，有時又稍作扭曲變形以深化表情的動態，下垂的眼睛造形



左 伯冷創作中的祖靈屋外觀（攝影：黃志偉）

右 伯冷創作中的祖靈屋內部

往上觀看呈現出一股憂愁哀怨感，卻又略帶一絲絲希望的可能，彷彿是他自己心境的寫照；再者注重手跟腳運動力道的描繪，刻意的在手或腳的局部做放大或變形，用以強調人物的動作姿態，強烈的明暗對比將粗曠的原民性格烘托出。而有些人物作品是著上許多色彩的，這部份不免讓人好奇為何要在木刻上上彩，伯冷表示是有嘗試意味在，再者感覺會比較現代感一些，就像他為春日國小圖書室所製作的公共藝術一般，是屬於特殊狀況下才在木刻上彩，以豐富小學生的學習環境，附帶一提的是，在古華國小的這些作品幾乎都是表現排灣族祖先事蹟內容的題材，如日治時期的古華抗日勇士像與排灣三寶圖騰等，深具教育意義且能讓在此的小學生了解自己與不忘根本。另外，山豬、羊、鹿與百步蛇等動物也在伯冷的作品中時常見到，動物的表現就顯得可愛近人多了，讓人感覺隱喻性極高，隱約描述著原住民與動物間的友好關係。

在實用功能的作品中，有早期為了與建築結合所做的樑柱雕刻，有些是為容易討生活而特別設計製作的器物小飾品，裝飾意味濃厚，形式上近趨傳統趣味也頗受喜好此味的大眾歡迎，其他如屏風、吊燈、成套的圓盤桌面與椅子亦是表現得精采萬分。

正在走的當下

現在（註：2009年），伯冷正在創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用一大樹幹將內部掏空所雕鑿出的「祖靈屋」，這「祖靈屋」事實上是當儲物筒用

也可當成祭壇，其外部浮雕滿佈著排灣族所有的造型語彙，上頭由一條壯碩的百步蛇守護著進出「祖靈屋」的門，在內部則規劃著許多儲物的層架。這件新作將排灣傳統木雕的美與生活實用功能作一完善的融合，也統整構築出伯冷近二十年豐富多元的排灣木雕藝術世界。

談及當前南島當代藝術的創作風潮，伯冷是用怎樣的態度來與之對應，畢竟在伯冷的作品中，從外觀上似乎嗅不著當代的氣息，而要說他的作品不具備著當代性格也可能過分武斷，也由於一直沒有機會與資訊能夠與這一風潮交流，他無法說出什麼感受，不過他也希望有一天能夠與之對話。實際上伯冷也很認真在創作上做新的嘗試與探求，他說希望這份堅持可探尋出南島藝術文化在新時代的可能。